

校刻
漢書評林

三十

漢書門				
一	三	二	函	類
五	冊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九	三	書	
冊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2	
冊數	50 (30)		
函號	279	6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留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

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止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

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

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

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師古曰。屮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也。涸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字一質之公女弘實可下上記又家議助對
本固阿阿孫日與震觀詔文授封邊策
下已詞其子與日與震觀詔文授封邊策
有知雖然無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固
日矣未則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弘

陳仁子曰對策
數語首論禮義
刑罰之端歷敘
仁義禮智之說
亦有可采溫公
通鑑皆取之獨
認智為術此則
不識理以湯早
為樂餘烈此則
不知天學者其

辨之
中理要之言從
韓非名實中
來此所以與仲
舒異旨也

隆按公孫弘對
策主意總一和
字與仲舒正字
相反此其曲學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跋行

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跋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跋音岐喙音許機反朕甚嘉之

今何道而臻乎此師古曰臻至也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

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

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師古曰安焉也禹湯水旱厥咎何由

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師古曰

曰屬繫也音之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師古曰

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師古曰悉盡也

也篇簡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

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

而遇民信也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

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

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

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

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

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

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

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中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

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

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

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

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今人主和

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

漢書卷五十八 公孫弘對策 七

所在

呂祖謙曰弘雖歷叙仁義禮智其所以深入帝心者在此耳真德秀曰四者即道也而曰道復為道之體

真德秀曰舜以水自微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早自責而弘歸之

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於桀使人主不異天威不知己過弘實啓之李燾龍曰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修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時則武帝方嚮文學弘因得以為儒術對奏策擢為第一不推俊又嘆息嚴徐之徒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豈其於弘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人之下以為舉首以示在昔不知弘必不然矣茅坤曰公孫弘以借罪當時吏故借罪當時吏以要之及帝以冊書問而此奏

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莽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書志所在也。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

甚乖駭。祖顛特借。薄周公不為。一言以鈞奇。干主上耳。假令漢文。帝時如賈誼。入言猶卒不能。入而况弘云云。乎。一本人於間無之字。

劉安世曰弘妄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有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茅坤曰汲長孺也。公孫弘亦飛鳥者之媒也。

盧辯治曰曰不肯面折庭諍曰公卿建議皆背非之此三端者非弘之知術耶。茅坤曰知臣者二句巧佞之極。何等隱括。何孟春曰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之所云廣大者。有以勸之乎。

鄭曉曰弘布被非詐也。弘節儉惡衣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恤其後。李鑾龍曰弘故遠述羊豕之間。

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之也累積也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土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際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音恢謂明也善開諱也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鈞名。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

年六十餘以文
學徵七十而為
丞相服綈裘襦
即令統綈裘耳
布被矣詐焉耳
茅坤曰已下纔
發自家本領却
借管仲之侈以
形晏嬰之儉其
言又深入而巧
中所以能動主
上
陸機曰大說之
曰曰益親貴曰
益厚遇之曰乃
許之曰益賢之
段段關鍵總見
弘達時阿世故
卒至丞相云
張時微曰諫能
西南夷族郭解
開東閣以延賢
士奉祿燕惠交

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
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
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類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
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
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
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
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
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
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
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為
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

客事嚴急之主
終其身兢兢焉
獨能以功名終
亦漢之賢相哉
惟其匿端而順
旨深內而馴怨
始為汲黯所讒
繼為淮南所薄
斯弘之所以蒙
劉子翬曰弘之
開東閣一時稱
焉然一畫仲舒
卒擠排之何賢
人之能得耶若
所招延惟諂諛
軟美之士則弘
之客館與屈楚
之奴婢室何異
也
一本諸下常作
嘗
道一本通道作達

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故人賓客仰衣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
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覽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
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
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
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
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明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
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
師古曰屈己濟物故為仁也知耻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
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

茅坤曰武帝時
宰相以罪誅什
九而平津卒能
以功名終亦其
足智多謀處

俛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間。師古曰。問言有空隙也。問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

隆按其後一段
叙武帝時之繼
踵為相者而皆
不克終以著弘
之阿世幸免云

隆按史借詔文
以刀弘案亦一
格也。胡廣曰。觀此詔
可見漢之重節
特表章弘以敦
厲風俗。厥後若
屠尊失身仕莽
而衣敝履。空以
被虛名者。其亦
與弘異矣。茅坤曰。弘以布
被脫粟。生則結
知主上以顯功
名而沒。猶延恩

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踵也。屈音丘。勿反。驚音力之反。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辯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無有也。師古曰。篤厚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澤於子孫以完
身後之名
資雲曰式輸財
以達君而富民
莫應於是乎有
告緡之令式願
父子死邊以達
君而諸侯莫應
於是乎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
乃堅無知禍人
隆按史記下式
事附載平準書
中班史本之稍
為剛調立傳云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古師
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
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
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
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
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
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
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
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
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
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
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古師

劉安世曰武帝
好征伐天下皆
欲諫而止之而
式乃願以家財
助邊以迎合人
主其後又欲父
子死南越帝由
是移怒列侯不
肯從軍坐耐金
失侯者百餘人
故弘不用式為
得大臣之體與
根上盡與復分
與來
凌迪知曰式不
願為郎而願牧
羊欲郎而願牧
牧民耳卒拜緡
氏令帝亦為其
所播弄哉

曰印音 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
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
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
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
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
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
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
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
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卑躡而牧羊。師古
曰。躡。上過
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
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
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
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母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
式緡氏令。緡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
使領漕。其課最上。
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

茅坤曰即前願
輪家財之半助
邊與賢者死節
之初議者死節
隆接班據借詔
文總結前案

胡寅曰是時天
子好武功而用
不足式以此兩
端中上意由三
衣三遷而為三
公其取價於漢
者豈直什百而
已哉然其言鹽

鐵病民第船病
商坐市列肆販
物取利縣官不
當為則天下之
公議也又况舉
朝不言而式獨
言之故若卜式
者不必責其賣
國自進之私取
節焉可也

隆按此傳逐段
叙逐段結
又按為人溫良
一段一篇柱子

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
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臣
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
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
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故詔引之
郡縣諸侯未有奮蘇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
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蘇讀與由同由從齊相
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憤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香灼曰隨
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不為
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日者北邊有與師古曰日者往上書助官
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今又首
奮師古曰奮者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其
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
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
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
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
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師
曰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
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
史蘇林曰秩六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寬為人溫良有廉知
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師古
柔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
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
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除為從史師古

史者但只隨官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還

至府上畜簿師古曰簿謂文計也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鄒退也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

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

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

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

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喬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

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

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

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

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

劉安世曰寬身
為廷尉本史而
廷尉以下皆不
知之而天子深
居九重乃久聞
其名則武帝之
聰明過群臣遠
矣所以卓然為
漢實主

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定水令以廣溉田

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

立法令皆使其所也收租稅時裁關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

弱及農要之時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

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

租纒屬不絕師古曰纒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課更以最上

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

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

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

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張晏曰統察攝也如淳曰

覽也揖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宗祀天地薦禮百

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師古曰鄉讀天地竝應符瑞昭

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

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以為封禪告

茅坤曰封禪一
事和如導之始
而兒寬成之終
君臣上下各以
諸附

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也。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

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

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事也。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

數年。師古曰：言不決也。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洗見也。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也。

如金玉。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

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

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改

教之法象。相因屬也。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

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

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

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丞嘉祀。為萬

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社闈門。以

田汝成曰：易注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茲注與易不同

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宜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李奇曰：太

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

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

且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

粲然明貌。見象日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

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

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

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

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

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

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

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

易之。師古曰：易，輕也。居位九歲。以官卒。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

隆按傳尾攙叙褚大見寬經學之精過于大云大者武帝時人非元成間褚大也

隆按此贊三人以過時致位數句盡之矣是時以下乃因三人而概論漢世得人

贊似不相蒙若
以列百官表後
則佳矣
劉子暉曰武帝
時異人並出史
臣方之版築飯
牛斯言過矣弘
寬之儒雅專事
阿諛皆佞人也
湯禹之定令多
務嚴急皆酷吏
也延年倡優善
歌乃許之條律
弘羊病民聚歛
乃許之運籌至
如助糶之徒皆
啓借邊事以資
進取在唐虞三
代之時不免乎
流放竄逐者也
尙奇才之足云
惟汲黯蘇武一
疏傑出而武帝
疏遠之肆其私
以朝無人也史
臣言之過矣雖
又曰鄭當時雖

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
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
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
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 遠迹羊豕之間
師古曰遠 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師古曰謂言公皆 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安在何相見之晚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
築飯牛之朋已 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
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
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皇 師古曰滑稽也替礙
一說替考也言可滑稽不可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
考校也滑稽骨替音工奚反 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推執士類然極
無操守卜式雖
朴直然所比多
詐非汲黯比史
遷作汲黯傳班
固又以黯式同
科是生不見知
於武帝死不見
知於遷固也
何孟春曰班史
歷叙武帝得人
而以滑稽者功
業制於遺文何
取乎東方朔當
時頗有諫諍枚
臯文章非碌碌
可比而孟堅特
善之義短矣
張或曰弘羊之
心計幹鹽鐵析
秋毫令吏坐販
不顧王者之體
下式知弘羊罪
欲烹以致雨孟
堅躬修國史垂

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講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
亦其次也 師古曰次 於武帝時

法將來奈何以
雖力異類齒得
人之倫一言不
知其若混乎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九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

幼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述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駁之

也。論報謂上論之。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

罪而磔。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

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

湯給事內史。為鞞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

害言其最勝也。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茂陵尉選以為此官也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

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

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

築作築程課者猶以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田蚡徵湯為吏。薦補

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隆按史記列湯於酷吏傳中漢書別立為傳則以湯之子孫貴

蓋云於史記原文僅刪趙禹一

劉奉世曰傳非速若傳速則不

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

又曰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盧舜治曰張湯

自為兒時其劾鼠之操切已如此則長為酷吏

漢書卷五十九 張湯

隆按此下牽入趙禹互叙其事

隆按史記並傳趙禹張湯故事禹下有禹為人張湯則剛去之皆是也隆按舞知以御人句是概湯之生平此是虛語下文即其實

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古師曰。舞弄如兄。

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乃讀曰附。

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師古曰。亭均也。謂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

而著讞法。廷尉挈令。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揚主之

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讞。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接也。摧折而謝也。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讀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

非知為此奏。廼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問謂非當朝奏者。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舉。予監吏深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師古曰。詆。誣也。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

是往往釋。湯所言。師古曰。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此。其人希恩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舉非未奏之前口像言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也。謙謂保佑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是

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

隆按問字史記原聞字屬上句

劉放曰吏當作史隆按此後逐段分段兩用所治二字作起語管下四即字

隆按至於大吏與前始為小吏相顧

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

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也。湯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旰。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天子忘食。

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

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

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匈奴求和親。群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

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

劉攽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一本視下有病字。

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

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

宮間。師古曰。謂諸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已破。

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

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

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

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

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曰。不能。曰。居一縣。

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廼遣山乘鄣。

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设。師古曰。乘登也。设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始湯為小吏。與錢

陸倕湯客一段接前了案

陸按將叙湯敗
故先叙甲責湯
行義于此
又按湯為御史
大夫七歲敗一
句是綱下文歷
叙其所以敗之
之由是目
劉奉世曰飛變
謂如無姓名上
變者

陸按次湯為謁
居摩足為下文
告湯地

通

師古曰為小吏之特
與田甲為錢用之交

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

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

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

者不能為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
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湯有所

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
飛變猶

言急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

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
讀曰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

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

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

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

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

其弟弟繫導官師古曰導擇也以主擇才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
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
省視也

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

文事下減宜宜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

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理也理錢
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

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
以其罪罪之也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
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

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
曰短

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諷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
秦張儀之謀極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剛暴人

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
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

史詘體於湯師古曰謂
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

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

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

陸按三長史皆
害湯二句是綱
下文題目

陸按合謀數語
一一應前

隆按次減宣亦
奏謁居事句接
前了案
又按史記上果
以湯懷詐有果
字才見三長史
言為不醜不宜
去
洪邁曰李廣殺
霸陵尉上書自
陳張敞殺繫彘
上書待罪武帝
皆赦之不問所
以開臣下不敢
為欺之路也至
帝待張湯非不
厚及問謁居事
謂其懷詐而欺
殺之不貸與得
御臣之法

陸倕結三長史
丞相田信案

黃震曰張湯杜
周皆以人主意
為獄而湯子安
世匿名述遠權
勢周之子延年
輔霍光以寬厚
復孝文之舊政
皆能擁昭立宣
功在社稷無窮
世守與漢無窮
實者蓋前人之
德其勳乃如此

案湯左田信等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廼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師古曰贏餘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

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師古曰篤厚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崩

唐順之曰此魏相尊安世以抑霍氏

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

唐順之曰曲盡細謹人情狀

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行而達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

茅坤曰此上直叙大綱是經此緯下錯舉節目是

隆按謹慎周密是概安世平生以下段段意脉總只寫此四字

秦觀曰安世身為漢之大臣與聞政事嘗天下進賢退不肖之實而竊竊焉專為匿名迹遠權執之事何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休之八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相府問焉之丞相府問焉謂長史曰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嗚呼

其視姦臣有間矣豈大臣所以事君者乎予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

適奴師古曰適讀曰諂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永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蠶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冢也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

也

隆按復以大將軍光結與上相照應唐順之曰陸出天子甚尊憚一句甚奇

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西園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薄也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師古曰弋綈也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

隆按復以大將軍光結與上相照應唐順之曰陸出天子甚尊憚一句甚奇

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胡閏反薄朕忘故師古曰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也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

陳仁子曰宣帝族霍氏誅趙蓋韓楊人皆謂帝其待安世如此吾意諸公亦自取之也夫霍氏以凶逆延壽以奢僭廣漢以誤嗣相府寬饒以不刺諷怨望其隆按此後皆班史所撰隆按延壽讓戶邑即安世辭爵之意

以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

侯擧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繆者妄也。後湯

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

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且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

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不起墳。臨尚敬

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

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

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

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竝供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

官使者。冠蓋不蓋。賞賜以千萬數。放為待中。中郎將。監

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帝從

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柞。與柞同。鬪雞

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

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曰。以。放為罪過。時數有

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師古曰。薛

方進。宣。翟奏放驕蹇從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循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時放見在。奴從者閉

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

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名景武。使奴康等

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傲莽。師古曰。樂

莽。名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

攻射官等。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官中皆奔走。伏匿

師古曰。奔。古奔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

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竝乘權執。為暴虐。至求吏妻

陰接有感動陰陽之咎與上時有災異議者歸咎於等相應

隆按初安世以下一節追叙張氏所以與其子孫相繼之盛

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師古曰。比類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

而以霍氏並言是借容形主之法。於子純接上放。哭泣而死。秦觀曰。漢武大臣其酷莫如霍。霍其酷莫如張。湯青去病之後。其傳不過一再。而湯之子孫。遂平東京。何哉。一身之功。過不足。以易天下之利。害故青去病。受蔽賢之禍。而湯獲薦士之福。雖微。二三子古之人。其孰不然哉。隆按復還杜陵。直與篇首杜陵人句相首尾。

蘇洵曰。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

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十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

善其德也。不亦直而寬乎。趙汭曰：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者。周之跡絕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用儒者，講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不然安世之修德，彌行以蓋其父之惡，而延壽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用而本於此。

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

杜周傳第三十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蘇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勝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庫者也。所

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宜更為中丞者十餘歲。

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宜為

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濟。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微見其宛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二

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

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

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

至周為廷尉，訟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

隆按史記列杜周於酷吏傳中。班固以其子孫貴盛，故別為立傳。如張湯例，其文仍史記云。劉安世曰：固傳酷吏，獨恕杜張何也。固有深意，猶盛故也。曰杜氏絕久亦不入，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令湯獨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慎曰：元城此論非也。夫安世勳業既將，則史臣傳例義無獨殊者矣。安世傳曰：湯固宜有

後杜業傳贊曰其湯吏傳贊亦曰酷周子孫貴則固未嘗因湯以書周也隆按後世有法後王之說至有謂祖宗不足法者其起於杜周三尺安存數語乎

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師古曰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千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以掠笞定之。師古曰往赴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大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詆誣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小子延年行寬厚云。

隆按此以後傳皆班史所自撰茅坤曰班掾特以杜周傳後下系延年欽緩業諸子孫故不以入酷吏傳

隆按輔之以寬句一節綱領下文酒詳言之又按詳次桑遷侯史吳事為延年案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師古曰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賊之。非匿反者。廼匿為隨者也。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取其事也

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

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

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

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

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

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

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

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

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

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

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

人言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延年愚以為丞

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非有大故。

不可棄也。間者民頽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群下謹謹。庶人私

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難

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

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

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

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

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

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

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

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

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帝與兩府及廷尉

分章。師古曰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昭帝末寢疾。徵天下

洪邁曰漢書稱
延年輔光以寬
和合朝廷予謂
光以侯史吳之
事一朝殺九卿
三人延年不能
諫安在其能輔
之以寬耶

隆按論定策功
獨大將軍曰功
德過其則則但
曰功比之史家
一字不苟下如
此
又按廢昌邑與
諸呂似不同
光即亡論張費
世韓增豈所謂
因人成事者胡
得例之陳平灌
嬰而加爵土
環然而宣帝德
其擁立之功則
與文帝相傳矣

名醫延年與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
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
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
世立焉。宣帝即位。廢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
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
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
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
夫蔡誼。功比穎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
客劉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
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
表。遂誤為便耳。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
曰言皆
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
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皆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

呂祖謙曰以魏
相之賢猶不免
于趨附惜哉

隆按治甚有名
與治郡不進相
顧

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
延年素費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
奴婢乏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
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
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
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
郡不為最也上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
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
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
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
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
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
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侍鹿較。伏熊軾。車蓋。備鹿較
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轡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後
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

漢書卷之六十一

四

陰按欽所好也
點綴語與上不
好爲吏相應

鳳舜治曰成帝
時外則五侯同
日就封而王氏
擅朝內則飛燕
姊入宮而趙婕
妤媚禍帝方湛
於酒色國事罔
聞且京兆尹王
章以王鳳之故
諫生諫大夫劉
輔以趙氏之寵
下獄當是時兩
黃霧四塞矣地
震未央宮矣江
水逆流河水決
金山皆飛矣天
地山川災異極
矣欽永壽最熱
於五行者乃舍
此不言而徒舉

蒲類將軍擊匈奴文頴曰趙充國也臣瓌曰征蒲類海故以爲名還爲諫大夫遷上
谷都尉雁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
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官
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
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
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
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也故
不好爲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以材能
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首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衣冠欽
惡以疾見詆廼爲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由是京
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時帝
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

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
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欽爲人深博有謀
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

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
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瓌曰天子一必

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
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
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

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
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女德不厭則壽

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
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

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

廣嗣養壽之說以實誠不道之主豈謬悠之見如空談說幻者哉

王維楨曰至此始露出戒色本意

容待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
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曰。問代也。音居覓反。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
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
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
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
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谷而立伯服也。師古曰。詩小雅也。卞音盤。唯將
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
言。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詩云。股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
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述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

隆按上文連下壽字總歸結在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一句上

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禍師古曰。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
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然故詩人歎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師古曰。離。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
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離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
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
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
民心惑。鄭氏曰。卒。急也。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
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
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
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

隆按循故事應上故事無有

劉子暈曰元帝舉直言欲專指後宮謂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陰為鳳地谷永之流也史臣責永而怨欽且謂欽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覓也其然豈其然乎

隆按一句截住在後宮上有萬鈞力

不可以透

李奇曰透難也師古曰透與透同

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

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

與欽兄子

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

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

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跡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

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

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

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

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

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局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

垂蠻夷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

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

震未央官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古師

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

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

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節已正事享百年之壽股

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

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

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

也之祚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

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

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

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致昏晨之定省

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

王慎中曰以感應立說開能不能兩端以欲之

隆按唯陛下以下唯舉數事以詔之而所重只在后妾加寵先正後反詞極懇切

陳仁子曰杜欽與谷永皆依阿王氏成帝之末外戚漸專而時盛白虎殿策問欽盡對曰天道爲君主剛坤道爲臣主柔王者之法朝無私人六經之義國無權臣制行之先在於攬權取人之術在於選

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詔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

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廷。失之也。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師古曰。爲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贛。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

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爲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職。孔子之言也。言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爲。主。謂託人以爲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爲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尙質。周因於殷尙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

賢世之務在於正心以正朝廷。朝廷以正百官。奈何其止及於一端也。蓋成帝亦樂於聞直言者而惜也。杜欽不能直於言云。

隆接以上一條。後復舉女寵。人臣愛君之深。曷克至此。

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

洪邁曰漢書稱
欽救解馮野王
云云予謂新莽
盜國權與於鳳
且退而復止
皆欽之謀若欽
者蓋漢之賊也
而謂當世善政
出其手豈不繆
哉

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
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
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
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
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
駿王陽子也章安世章賢之孫方山之
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
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乃反當世善政多
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
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
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
於秦威震鄰敵有且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小且夕偃伏誠弄於舅之旁側也
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

隆按叙三事皆
刺骨語且長短
錯綜有法
劉子鞏曰初鳳
專權欽嘗戒之
又令鳳乞骸骨
及王章上封事
鳳稱病篤欲遂
退當是時劉氏
王氏之禍幾解
矣欽乃力說鳳
起視事竟殺章
欽內結鳳心而
外取虛名故其
謀反覆如此

素相 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
侯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各數
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
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頃之
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
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痛召見章與議欲
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
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鳳就位
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眾
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
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
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

一本無其字

真德秀曰鳳以
王章事懇懼求

退欽復引周
公事勉之使
而王章之死
亦不能救也
使權移外家
成篡奪之禍
安得無責哉

劉子暉曰不
能救章之死
此謀蓋惡經
善欽姦人之
雄也

茅坤曰此亦
浮梗障河決
又曰欽之補
過又一篇鐵
案隆接優游
不仕應篇首
不好為吏
隆按業傳附
于欽之尾
又按數言得
失不事權貴
之句業傳杜
子

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展鄆

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

遣。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

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

傳。章既死。衆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

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

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

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

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

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

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

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

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

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

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

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

關。伏罪復發。蘇林曰。長與許后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

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

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

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師古曰：俱

與長厚善而方進。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

睚。謂目尾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故事大逆。朋友坐

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

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

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

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

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

大夫。舉掾隆可待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

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

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

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

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

隆。按方進以陳咸詰責之。故心恨而劾奏之。并及朱博孫宏輩。皆免官。詳具本傳。茅坤曰：辨駁極

誣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

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

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

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

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

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

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

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

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言

灼之。餘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尙書近臣。皆結舌杜

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栗也。威權泰盛。

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

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

王維慎曰：業論。方進專權當矣。而惜乎其不折之于生前也。

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體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母也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宜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出世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

隆按前後所言二句收拾上文簡便

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姦臣笑業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尙帝妹穎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博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

劉子暈曰張湯子孫榮顯侯爵數世史稱湯雖

酷烈及身蒙禍
其推賢揚善固
宜有後此率合
之論也湯深刻
排陷流毒一時
其稱引一二據
史何足掩其過
哉安世延年之
德器自應綿遠
未必由湯與周
舜之帝禹之王
豈必自替鯀耶
凌延知曰孟堅
與欽而少榮余
則謂藥不事權
貴較之附鳳者
不能無軒輕云

朝。相與提衡。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古師

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

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

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

微謂微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

與哉，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

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 終

明治十五年九月廿七日出版御屈 (定價金壹圓廿五錢)

句點兼出版人 千葉縣平民 鈴 木 義 宗

京橋區彌左衛門町壹番地

